

[台湾皇冠文化集团创始人]

平鑫涛自传

逆流而上。

战胜贫穷，冲破逆境，
打造半世纪出版王国！

- 张爱玲、琼瑶、三毛、高阳、张曼娟等无数名家崛起文坛的强力推手！
- 电视剧「还珠格格」的幕后策划！
- 与妻子琼瑶伉俪间的真情告白！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流而上/平鑫涛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0

ISBN7-5354-2901-7

I. 逆…


II. 平…

III. 平鑫涛-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0814号

责任编辑:贺强 钟擎炬 封面绘图:施凯文

策 划: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B座9-11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21-56320330 传真:56320317)

(电话:021-54039696*623 传真:54040152)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印刷: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本:890*1280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03千字

版次:2005年1月第一版 印次: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2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1-54039696转)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上海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

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不得销售至包括港、澳等任何海外地区

平鑫涛

逆流而上。



广义而言，
“阅读”不仅限于文字的书本。
“阅读”一张画，
比“看”一张画的层面高；
不仅是用耳朵听，
用“心”聆听一首音乐，
也是一种“阅读”。
你可以“阅读”一片树叶；
“阅读”一只蝴蝶；
更可以“阅读”人生，
“阅读”思想……
透过各种感官的接触，
或用心去体会，都是“阅读”，
正如盲人用手指“阅读”点字；
聋者用眼睛“阅读”唇语。
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阅读”，
任何人和事，都可“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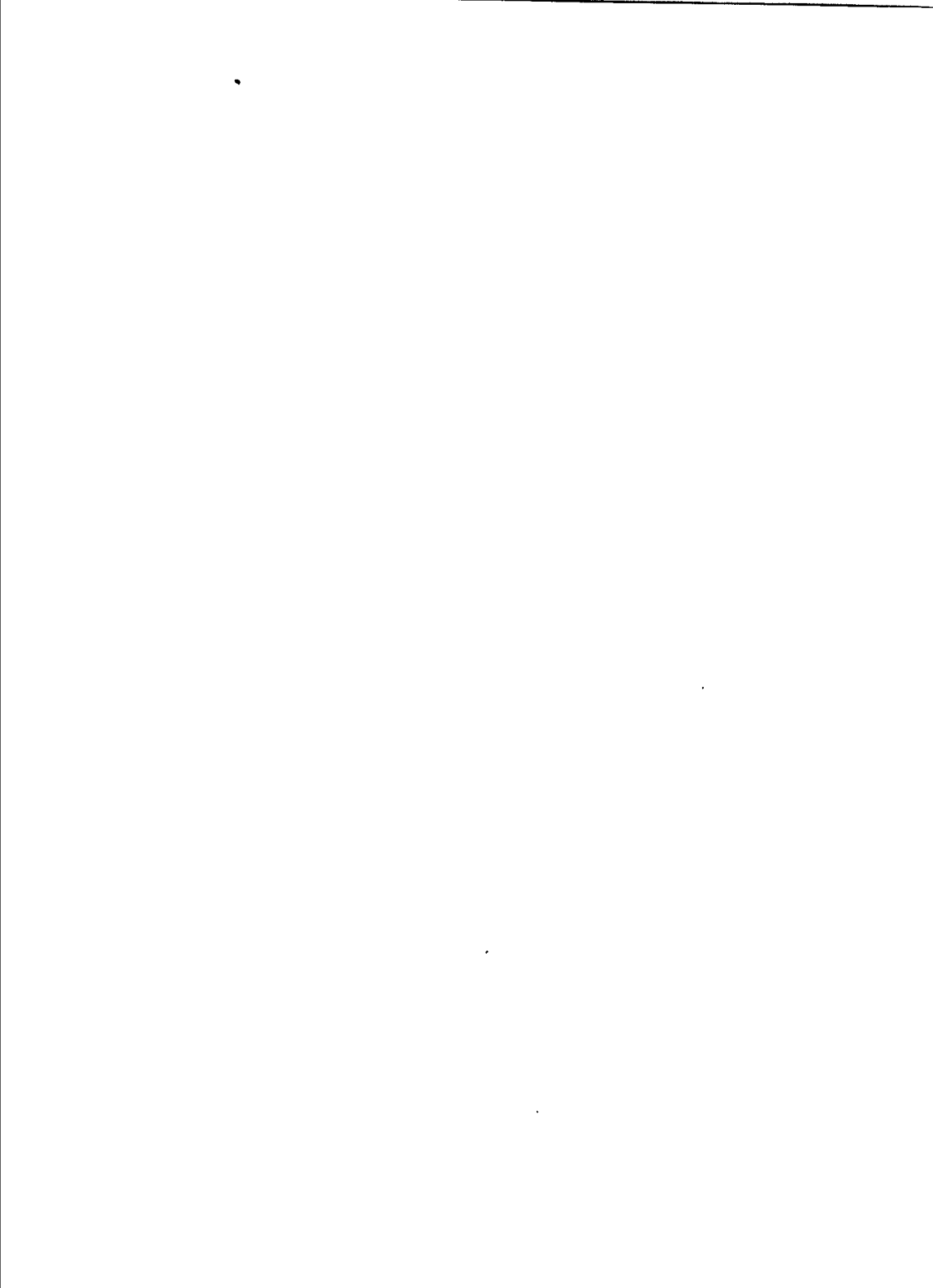
平鑫涛

目录

CONTENTS

在逆境里成长 ·····	007
学习，从毕业开始 ·····	023
“不可能”中的“可能” ·····	035
“变”，是“不变”的原则 ·····	045
与时间赛跑 ·····	057
小故事，带来大启示 ·····	067
天生懒骨 VS. 挑战极限 ·····	079
没有“失去”，哪能“得到” ·····	089

瑰美的传奇·永恒的定格——结缘张爱玲	101
苦难的疤痕·燃烧的灵魂——侯金水的故事	111
谁会比他更贫穷——赖东进的故事	125
缘起缘灭——我们的电影梦	133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们的电视生涯	157
速写琼瑶	191
我的三个大梦	211
人生的另一种“出发”	221
后记	228



在
逆境
里成长

在我一生的青春岁月中，
大概有三十年，在贫穷与煎熬中度过，
现在回想起来，却是一种“珍贵的经验”……



童年，家境小康。我是独子，一家三口住在上海的南市，堪称豪华的“石库门”房屋，独门独院二层楼。

好像电影转换了一个场景，我发现自己住进了上海法租界一间又小又破的“亭子间”，至于怎样搬过去的，一点记忆都没有。

那年，小学五年级，中日战争爆发，烽火迅速直扑上海。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父亲毅然从军，失去讯息。就在日军攻陷上海的前夕，体弱多病的母亲，带了幼小的我，只带了最简单的行李，仓皇逃进了法租界。

无数无数的难民，涌向租界，租界宣布关闭，绝大多数的难民，被挡之于外，我们能够顺利进入，已经十分幸运，更何况还能租到一间“亭子间”，作为栖身之处。

所谓“亭子间”，是正屋后面加盖的二层水泥小屋，一楼是厨房，顶层是平台，作为晾衣之用，“亭子间”就是平台与厨房中间的那间小屋。只有三坪大小，一扇小得不能再小的窗子。夏天，下层厨房的热度，加上平台的阳光，常

常在四十度上下，冬天却彻骨地寒冷。

“亭子间”只可容纳两张最小最狭的床铺，没有厕所，床边放个有盖的“马桶”（木桶，大小便用），每天凌晨，有水肥车来到巷口，主妇们纷纷“拎”（拿）着马桶、去倒马桶，并在巷口洗刷。也许你不能想象这是怎样的景象，如果你看过“康熙帝国”连续剧，其中容妃被打入冷宫，每天洗刷马桶的情形类似。

母亲本来瘦弱，搬进“亭子间”后，气喘大发，往往一二个星期，不能平躺，只能坐着，十分痛苦。但是，每天凌晨，只要听到水肥车的那声吆喝，她必起床，拎着马桶下楼。这种影像深深镂刻心头，至今想来，犹觉心酸。

有一次，母亲实在喘得太厉害了，邻居请来了一位西医，打了一针，气喘立刻平息，马上可以平躺下去。幼年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种针真灵，以后母亲再发病，只要请医生来打这种针。但是，我们如此贫穷，怎么能再请得起医生？我偷偷地把针液空瓶留下，告诉妈妈说，下次我来替你打针。

果然这一天来到，母亲说：“看样子只好请你做一



次小医师了!”我去药房买来了针筒、消毒的酒精灯以及针液等，模仿医师的动作做好准备，但两手发抖，怎么也不敢下手。毕竟我只是个五年级的孩子啊!母亲说：“如果你不打，我活不过今天，你打，最多打得不好，痛些，流些血，我不在乎啊!”我实在舍不得相依为命的母亲“活不过今天”!勇敢地把针扎进母亲的肌肉。好奇妙，母亲的气喘平息了。我对母亲说我长大以后要做医生，看病打针，不收钱，或收一点点钱。我恨那个医师，出诊费为什么如此昂贵。以后我常常为母亲打针，“技术”愈来愈进步。

父亲出征，还来不及与敌人交手，就奉命撤退，撤进了英租界，全营士兵被英军关进集中营，过着牢狱一般的生活，我母子两人更过得惨不可言。

那时候我太小，不知经济情形到底有多拮据，只知道钱少之又少。每天有白饭吃，就很好了，根本没有钱去买菜，常常盛一碗白饭，上面放一点凝结的猪油，再浇一点酱油。猪油渐渐溶解，把饭粒染得晶莹，酱油的香味也飘出来了。我常常看得发呆，认为是人间美味。

偶尔买一根（是的，一根）油条，剪碎后，放点酱油、葱花，冲开水，这碗汤可真是天下奇珍。即使到现在，家中有油条，我也会冲一碗葱花油条汤，回味一下童年的“美食”！

虽然楼下是厨房，我们是不许去煮食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什么食物可煮。每天不是熬粥，便是煮饭、烧开水而已。房间的门外，就是通往平台的水泥楼梯，放个“煤球炉”在阶梯上，就是我们的露天厨房。你大概没有看过煤球，这是煤渣和泥做成的圆筒，其中有许多通空气的小圆洞。点燃煤球必须相当的技巧和耐心。被熏得涕泪直流是经常的事，有时候风向把煤烟和煤气吹进房间，使人不能忍受。下雨天当然不能在露天的阶梯上生火，只好放在房门口，就更难受了。因为母亲有喘疾，点燃煤球的工作，都由我担任，当然还包括煮饭、烧水。

父亲终于回家了。据说他应用了一些计谋才脱身而出。我始终不懂为什么英军要把撤下阵的部队俘虏起来，也许他们怕这些爱国青年再去打“日本鬼子”！租界被日军团团包围，与日军维持互不侵犯的局面，英国、法国这些租

于是，父亲开始捶打自己，猛打自己的头和胸。他本性忠厚善良，深爱妻儿，也不愿意伤害我们，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开始自责和自虐。

最严重的一次，他自虐后痛得满地打滚，我和母亲在旁看得呆住了，没想到及时劝阻，事实上也无法劝阻。最后送医急救，因自己捶打太重而胃出血。当他出院后不久，故态复萌，我还是常常挨打。

小小年纪，终于动了“轻生”之念。心想，如果从平台上跳下去，自己可以脱离苦海，但想来想去，我这一死，可怜的母亲如何活得下去？坐在平台一隅，仰望长天，我发誓如果能长大成人（不肯定能在这样的环境下顺利活得下去），我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地挣脱贫穷，不奢望富有，只求丰衣足食，不再贫穷。

父亲终于找到了工作，虽然薪水菲薄，但还是搬离了那个“亭子间”。新家是上海所谓的弄堂房屋，四层层连栋楼房，我们住楼下，不到十坪大，隔成两间，前面是父母的卧房，兼客厅、饭厅、做功课的书房。后



间是我的卧房兼储藏室，在堆满的杂物间，有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床。至少我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

当我日渐长大，无法在那张小床上直躺、平躺，只能像虾米那样蜷着睡。这样我整整过了十一年。也许你不相信，这些年来，我不曾好好洗个澡，只能用一只较大的面盆，放在床边的“方寸之地”，擦洗身子。这样长时期地困守在这样的空间，因此而得了一种潜在的心理病——幽室恐惧症。

我强烈地期盼，将来如果事业有成，一定要住进大一点的房屋。

虽然家小得让我窒息，外面的空间却很大很大。初中三年，我每天第一个进学校，最后一个出校门。尤其到了高中，不上课的时间，也不回家。上海是那么繁华的都市，逛马路也是享受，又有那么多的书店，我没有钱买书，但站着也就读完一本本好书了。图书馆非但可以借书，还可以借唱片，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巴赫、莫扎特等的重要作品，都是借了唱片，在我家小破唱机上放了又放。每个周末，上海市政府交响乐队，常在公

园露天演出，免费欣赏。我对音乐、美术、文学的兴趣，就在高中时代这样培养出来的。

我常常想，如果我的青年时期，家境不是那么贫穷，我一定像一般孩子一样沉迷于玩乐。正因为穷，才钻进不要花钱的艺术空间。奇妙的是，你一旦踏进了这个神奇的领域，就会觉得快乐无比，并且漫无止境。

高中毕业以后，父亲主张送我去当学徒，学习一技之长。他实在无法供应我读大学，也实在怕我长大后和他一样潦倒，有一技之长，至少人生不会如此贫苦。

但我抵死不从，我觉得唯有读完大学，才有更多机会，在社会上一争长短。何况，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瘦小羸弱，手无缚鸡之力，怎样学艺、做工？更何况，我最想当画家（这是父亲举双手反对的）或当医师，替穷人看病；或者当律师，替穷人打抱不平，这些都是需要十年寒窗啊。

当时，国立大学的学费并不高，半工半读，未始不能实践理想。与同学们相约，毕业后共赴北京应试，但还没有